



*Jintan
Canmeng*

张 骅◎著

金滩残梦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Jintan
Canmeng* 金滩梦

张 骅◎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金滩残梦/张骅著.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8. 8
ISBN 978-7-5396-6448-4

I. ①金…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82426 号

出 版 人: 朱寒冬

责任编辑: 汪爱武

装帧设计: 徐 睿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 230071

营 销 部: (0551)63533889

印 制: 合肥创新印务有限公司 (0551)64456946

开本: 700×1000 1/16 印张: 21.5 字数: 310 千字

版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4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第一章 /	001
第二章 /	012
第三章 /	021
第四章 /	028
第五章 /	034
第六章 /	041
第七章 /	048
第八章 /	062
第九章 /	071
第十章 /	081
第十一章 /	090
第十二章 /	098
第十三章 /	106
第十四章 /	116
第十五章 /	122
第十六章 /	132
第十七章 /	144
第十八章 /	151
第十九章 /	159
第二十章 /	166

第二十一章 /	177
第二十二章 /	183
第二十三章 /	194
第二十四章 /	202
第二十五章 /	211
第二十六章 /	217
第二十七章 /	225
第二十八章 /	232
第二十九章 /	240
第三十章 /	246
第三十一章 /	257
第三十二章 /	264
第三十三章 /	270
第三十四章 /	279
第三十五章 /	289
第三十六章 /	296
第三十七章 /	303
第三十八章 /	316
第三十九章 /	325
第四十章 /	332

第一章

这个夜晚清冷漆黑,看不见月亮,也看不见星星。阿勒屯塔莱里悠长的乌伦古河哗哗流淌。河滩上那一大片低矮的木头窝棚还在睡眠之中,窝棚里隐约传来年轻淘金客们均匀的鼾声。4月的阿勒屯塔莱才从漫长的冬季走出来。阿勒屯塔莱是中国西北角阿勒泰的一条山沟。在中国内地,此时早已是春暖花开、草长莺飞的季节,而这里却还没有摆脱冬天的寒意。

阿勒屯塔莱两侧连绵的群山上那铺天盖地的原始森林,此刻也在睡眠之中。鸟儿不再啁啾,野兽还没出窝,只有猫头鹰圪蹴在树上不知疲倦地窥视四方。山下的窝棚里,钻出两个黑影,顺着山边峭壁上的一道罅隙爬上山来,很快就钻进了森林。

这两个黑影都穿着光板羊皮袄,都没有戴帽子,一个是光头,一个蓄有长发。他们的腰间扎有布带,身上斜背着两只布囊。在森林里跑了一会儿,大约身上出汗了,又觉得皮袄太笨,于是解开布带,卸下布囊,快速脱去皮袄,丢在地上。森林里阴暗,好些地方还存有积雪。两个人重新披戴好布囊和布带,又开始在森林里奔跑。光头跑在前面,长发汉子跟在他的身后。跑的时候,他们的一只手始终捂住一只布囊。在他们身上的两只布囊里,一只装有干粮,另一只装着沙金。两人都在两年前跟阿山金课局签订了三年采金合同,布囊里的金子是他们两年来的心血。光头叫李旺才,蓄长发的叫胡娃子。两人都是陕西长武人,是一个村的乡党。

前些日子,李旺才的老家带来口信,他的父亲患了重病,让他汇钱救命。李旺才签下的合同未到期,虽然手头积攒了一些金子,但按合同规定是不能带金出山的。胡娃子的家人在老家给他说了媳妇,女方等着聘金,两个乡党几番合计,决定冒险带金从山上偷跑。



从阿勒屯塔莱出山，必须经过架在乌伦古河上的莫河桥，桥上的桥头堡日夜都有矿警大队的官兵把守，淘金客们出山不但要有矿区治安调查执行委员会核发的路引，而且浑身上下连屁眼都要搜查，是一克金子也带不出山的。李旺才和胡娃子最后选择了走山路带金出山。两人事先在山上踩点探路，觅得了一条翻山越岭的小路。

阿勒屯塔莱是蒙古语，翻译成汉语就是“金沙滩”的意思。它是乌伦古河的一段流经之地，长约二十公里。顾名思义，这是富含金沙的河段。阿勒屯塔莱是天造地设的一条神奇的峡谷地带。它的两侧山脉大都是悬崖峭壁，通往外界的山路就那么可数的几条，不但崎岖难行，而且矿警大队在路上布下了大量地雷。这些情况几乎每个淘金客都知道，但李旺才和胡娃子带金出山的愿望非常强烈，就像按捺不住的烟瘾一样煎熬着他俩。两人知道，以往也有淘金客成功地带金出山，他俩觉得自己不至于那么不走运，于是准备了一段时间后便铤而走险。黑漆漆的夜里，他们带着用高价买来的手电，顺着事先探得的山路小心翼翼地往前走。

李旺才和胡娃子大约走了两个小时，森林树梢上的天空好像亮朗起来，隐约可见几颗稀疏的星星。眼前的小路也看得清晰了一些。两人边走边商定，谁踩上地雷，另一个都不要去救，赶紧带上金子自己走人，到家乡后把金子交给他的家人就好。这是生死约定，两人说好后轻轻地击掌盟誓。

走过一段茂密的森林之后，前面的森林似乎稀疏起来。一轮明月从浮云里钻出，山地明显地亮了许多。走过稀疏的森林后，两人又进入另一段茂密的森林里，李旺才在胡娃子耳边说：“走过这段森林差不多就到那道铁丝网了，过了铁丝网，咱们就算出山了。”胡娃子听了很高兴，越过李旺才走到前面去了。李旺才在他身后喊：“胡娃子，小心呀！”然后紧走几步，赶在了胡娃子的前面：“胡娃子，我的眼睛比你的尖，你跟在我身后走。”话音刚落，李旺才碰上了布在草丛里的拉弦地雷，轰隆一声巨响，李旺才被炸翻，他不敢呻吟，躺在地上默默抽搐。胡娃子上前要背他走，李旺才说：“你忘了咱们的约定？你不要管我，听见爆炸声，巡逻的矿警很快就会赶来，你还不快跑？”然后解下装有金子的布囊交给胡娃子，“你交给我爹！”

胡娃子却紧紧地抱起李旺才往前走，走了十多步就走不动了。李旺才

腿上的血流了胡娃子一身。李旺才一把推开胡娃子，胡娃子还是不走，急得李旺才直用拳头捶地：“胡娃子，你还不快跑？这样大家都得死。”李旺才将装金子的布囊交到胡娃子手里，“兄弟，你一定要亲手交到我父亲手上啊，他在等钱救命！”

胡娃子泪如泉涌，一步三回头地往前走。约莫半袋烟的工夫，趴在地上、已经恍惚的李旺才看见森林里火光一闪，接着听见轰隆一声，胡娃子在浓密的森林里号叫了几声，李旺才的两只拳头大力地擂地，哭喊道：“胡娃子！”

清冷的月光透出森森寒意，山地复归寂静。

开春的这个清晨，阿勒屯塔莱年轻的淘金客们领略了什么叫残酷。

李旺才被矿警队的官兵抓了回来，用铁链拴在伙房前的木栈道上，不断地呻吟。他用微弱的声音喊道：“渴、渴，给我口水喝……”

淘金客们起床后，走向饭厅时，天刚蒙蒙亮。那时躺在地上的李旺才已经昏迷，发不出声响，所以淘金客们并没有发现他。他们吃完饭，走出饭厅时天就亮朗了，于是他们看见木栈道上躺着一个人。围观的人越来越多，里三层外三层，乔里轩使劲才挤了进去。淘金客中有人认出木栈道上的人，惊呼道：“这不是长武的李旺才吗？咋伤成这样子了？”

乔里轩看见李旺才的一条腿被炸断，血肉模糊的半截腿露出白生生的骨头茬子。天气还没有转暖，却不知从哪里飞来了许多绿头苍蝇，围着李旺才嗡嗡地飞，有一些落在李旺才的身上，甚至落在那条断腿上。李旺才的另一条腿被铁链锁在木栈道上。矿警大队的督察队长邬生龙带着几名凶神恶煞的矿警不断用带刺刀的步枪驱赶人群，让淘金客们往后退。有人从伙房端来水，想让李旺才喝一口，邬生龙抢过碗，把水泼在地上。

“马上就要枪毙的人，喝他妈什么水？”

“枪毙？他犯了啥法？”乔里轩往前走一步，毫不示弱地对邬生龙说，“凭啥要枪毙？”

邬生龙恶狠狠地说：“哼，昨晚两个不知死活的家伙偷带金子从山上逃跑，哪有那么容易？一个当场让地雷炸死了，这个炸断了腿，就等着挨枪子



吧。淘金客娃娃们,收起歪念头,好好在山里干活,秋后你们的合同到期,再带上你们手头的金子出山。你们好好看看,别跟这些不知死活的家伙学,谁跟他们学,这就是他的下场!”

李旺才在地上蠕动着,声音微弱地喊渴。他迷蒙的眼中认出了人群里一个老乡,喊道:“乡党,行行好,渴啊,给我口水喝……”

李旺才的呻吟声越来越微弱,但喊口渴的声音大家听得真切。一个淘金客又从伙房端来水,乔里轩接在手里,单腿跪地,用另一只手托起李旺才,刚要往他嘴边送,盛水的碗又被邬生龙一把夺走,泼在了地上。

乔里轩霍地站起,双目圆睁,怒视邬生龙,邬生龙退了两步,从驳壳枪的木匣里抽出枪来。

“咋? 乔里轩,你娃想造反?”

邬生龙个头适中,不胖不瘦,圆乎乎的脸上长满雀斑,两只眼角下斜,笑起来多少有些亲切,可当他发怒的时候,两只眼睛就拧成三角形,显得很凶狠。他把驳壳枪在手里掂了掂,眼睛乜斜乔里轩:“乔里轩,知道你小子在少林寺待过两天,可我这枪子并不怕你的拳脚! 这里不关你的事,你少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也吃完饭了,该上工就上工去。”

乔里轩迎着邬生龙的枪口往前挺:“他偷带金子出山,该杀则杀,该刚则刚,凭啥连口水都不让人家喝? 我看不惯,这个闲事我今天是管定了!”

邬生龙嘿嘿冷笑两声,说:“他娃喝两口水待会儿就不死啦? 不就是蹬腿时多撒一泡尿吗? 乔里轩,快滚蛋,当心老子的子弹没长眼!”

说话间,哗啦一声,子弹就上了膛,枪口抵在乔里轩的脑袋上。围观的淘金客们都捏了一把汗,纷纷劝乔里轩好汉不吃眼前亏;也有淘金客劝邬生龙消消气,说过去皇帝杀人前还让犯人喝顿送行酒呢,您大人德,就让这个快死之人喝口水吧!

人群中有个黑瘦、三十出头的男人在冷静地盯着眼前这一切。他自始至终没有说一句话,只是默默地注视着乔里轩。这男人面孔瘦削、身体单薄,但一双眼睛炯炯有神。他叫宋振良,是中共地下党员,去年才从迪化来到这里。宋振良精通俄语,曾在基辅受训,学习电讯技术。去年9月的一个

上午,他来到位于迪化南梁的八路军办事处接受新任务。中共迪化党组织派他立即赴阿勒泰阿勒屯塔莱,去跟一个叫谢尔盖·库兹米奇的俄国人接头。迪化党组织负责同志对他说:“你知道的,咱们这里缺少你这样的人才,但这项任务很紧急,是由延安转来的共产国际的命令,派去的这个人必须会俄语,因为他要和从苏联过来的同志接触。组织上最后选中了你。你的任务就是配合他行动。你在山里的身份是柴油供应商。苏联过来的同志叫谢尔盖,只有二十五岁,长着一头亚麻色的卷发,身份是阿勒屯塔莱唯一的淘金船技师……”

进山这半年来,宋振良利用他柴油商的身份,跑遍了阿勒屯塔莱,山里不但没有谢尔盖这个人,连淘金船的影子也看不见,他不知道怎样才能完成组织交给他的任务,所以心情非常焦急。这会儿,他看着眼前这位敢作敢为的汉子,不由得心生一股钦佩之情。

乔里堂和乔里知在饭厅说了几句闲话,出伙房时就走在了人群后面,一个淘金客急匆匆地跑到两人面前,喘着粗气说:“不好啦,不好啦,要出人命啦,你兄弟俩还在这里闲聊!”

乔里知说:“出啥事了?看把你慌的,有话好好说。”

乔里知是个美男子,身材像三弟乔里轩一样挺拔,也是宽肩细腰,但面色要比他三弟白皙,脸庞棱角分明,高挺的鼻梁上方,一双乌黑发亮的大眼睛,让女人怎么看都看不够。走在身旁的大哥乔里堂与他相比,就显得很不起眼。乔里堂的个子不高,肤色黝黑,一张扁平的面孔,显得人厚道,也懦弱。

“邬队长把枪都指在你们家老三的脑袋上了,还不快去看看!”

两人对视一眼,拔腿就跑,在伙房前的开阔地上果然看见几百名淘金客围在那里。两人奋力往里挤,有人认识他俩,立即让开了一条道。乔里知先挤到人群当中,看见邬生龙那支瓦蓝的驳壳枪正对着三弟,就连声喊道:“邬队长,您老人家千万别走火呀!”然后对乔里轩说,“三弟,你咋这么不懂事?让人家邬队长生这么大的气!邬队长,您老人家消消气,我们家老三是个三傻子,您老人家千万别跟他一般见识!”



乔里堂也挤上前，连连向邬生龙作揖，嘴里一个劲儿地喊道：“邬队长，您消消气，这娃不懂事，让我这个当哥的收拾他，您老人家就饶了他吧！”

乔里轩一把将乔里堂拉过去：“大哥，别这么没出息，我量他姓邬的没胆量开这个枪！是的，这娃，”他指着地上的李旺才说，“偷带金子出山，是犯了山里的死罪，我刚才说过，该杀该剐由他们，但人家讨口水喝，难道就不行吗？”

人群中有人喊：“就是该杀也该喝碗送行酒，莫说一碗水！我们淘金客再穷也是人啊！”

“我们淘金客是人，不能这样糟践我们！”

“喝口水，喝口水，让人家娃娃喝口水！”

人群爆发出一阵呐喊，震天动地，滔滔的乌伦古河流水声在淘金客们的耳畔变弱。

“喝口水，喝口水，喝口水……”

喊声整齐划一，有如春雷贯耳，乌伦古河两侧的群山被震得嗡嗡回响。

有人再次递来一碗水，乔里轩托起李旺才，把碗送到他的嘴边。这次，邬生龙没敢吭声，用他那三角眼狠狠地瞪着乔里轩。

人群中顿时响起振聋发聩的欢呼声，好像淘金客们获得了一次巨大的胜利。

李旺才喝下几口水，长长地吐出一口气，嘴巴翕动像要说什么，乔里轩连忙张开手臂，示意大家安静，欢呼的喊声突然停止了。李旺才声音微弱地说：“兄弟们别、别跑了，山上到处是、是地雷……跑不掉的，白白送死……”

邬生龙那张圆乎乎的满是雀斑的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

工地那边有金把头在拼命吹哨子，催促淘金客们快去上工。近千名带着胜利喜悦的淘金客散开了。一个戴眼镜的三十出头的瘦高男人悄无声息地走过来，在邬生龙的耳边低声说道：“还不快把这该死的东西拖到白石坑毙了？别在这里惹眼了！”

晚上，乔里轩的窝棚里人爆满了，淘金客们像庆祝胜利似的兴高采烈地坐在一起，七嘴八舌地聊天。乔里堂、乔里知都在座，淘金客中鼎鼎大名的

疤拉强也来凑热闹。宋振良当然不会错过这样的好机会。他从早晨发生在伙房前的那一幕认得了乔里轩,直觉告诉他这是一位难得的硬汉,敢爱敢恨,敢打抱不平。这样的汉子值得和他结交。他坐在边上,一声不吭,只是默默地听大家说话。

“乔哥真是好样的,子弹上膛的枪顶在头上,眼睛都不眨一下!”一个淘金客赞叹地说。

憨厚的乔里堂开口说话了:“你们都别夸我家老三了,再夸,他还不知道要干出啥蠢事呢!”

“大哥,没事的,咱家老三又不傻,掂得清轻重,不就让一个快要死的人喝口水吗?就凭这,他邬生龙敢开枪?鬼才相信。后来听说那个叫李旺才的还是被邬生龙拖到白石坑枪毙了。”长相英俊的乔里知说。

“他们两人也真是的,难道就不知道通向山外的那几条小路上都埋有地雷?”坐在乔里知身后的一个淘金客这样说。

“那森林里熊呀豹呀的野兽咋就踩不上地雷?”另一个淘金客问道。

乔里知说:“金课局的矿警在森林边上拦有一道铁丝网,野兽进不来,所以也就踩不响地雷。李旺才和他的陕西乡党也是老淘金客了,能不知道这点子事?只怪两人出山心切……”

“既然多出来的金子归个人了,为啥不让带出山?”一个淘金客这样问乔里知。

乔里知侧脸看了这个淘金客一眼:“你是新来的吧?可能有所不知。山里的淘金客都有生产定额,一个人平均每天要生产五克金子。因为淘金是集体作业,所以一般十八个人为一组,这组人中有挖沙的,有运沙的,也有用水冲沙的,还有负责晃荡淘金槽和用铁筛子筛金的,也就是分工合作的意思。这十八个人每天生产出的金子,摊到每个人头上必须得够五克,多出来的部分才由这些人平分。如果当天的产金量不够,需要日后找补。金把头一月一结账,淘金客没有完成定额,就从他们每月三块银洋的工钱中扣除。金把头用这种办法来管理和刺激淘金客,促使淘金客拼命劳作。运气好、肯出力的淘金客手里会存下金子,但淘金客跟金课局一般都签的是三年劳动合同,合同没到期,就休想带金出山。那个李旺才算运气不错的,手头就存



下了金子，也有人完不成定额倒贴呢！李旺才急着送金出山，所以就夜闯山路，想碰碰运气嘛。”

“拿自己的性命碰运气？”一个淘金客接过话茬。

“人嘛，从娘肚子里掉下来，谁不希望活着？谁不认为自己福星高照？要没有这点儿念想，有几个人能来这山里冒死淘金？”乔里知在老家教过两年书，说起话来总是一板一眼。

“乔里知，就你懂得多？一扯就扯了个八丈远。”一个淘金客讽刺道。

这时，一个淘金客插嘴问乔里轩：“乔哥，你给李旺才喝下水后，他在你耳边嘀咕了些啥呀？”

乔里轩回答道：“也没说啥。他说，山上那些小路上埋了好多地雷，根本就跑不出去。”

又有一个淘金客说：“李旺才够惨的，看他那条被炸伤的腿，想想都疼得慌！”

另一个年纪很轻的淘金客说：“邬生龙把枪顶在乔哥的头上时，我吓得浑身发凉，差点儿尿裤子。”

“看你这点儿出息，就别在这里丢人现眼啦！”疤拉强朝说话的年轻淘金客脸上喷出一口浓烟，“动不动就尿裤子，你伸手摸摸，你下面长没长卵子？”

淘金客们哄地笑出了声。有淘金客说：“有几个人能跟你强哥比？你强哥是刀尖上跳舞脸上还挂着笑。”

疤拉强是个狠角色。有一年，他探得山上有只熊瞎子经常爬上树往下摔膘，便带着两个弟兄在树下厚厚的落叶里偷偷埋下钢刀。熊瞎子冬眠前有摔膘习惯，借此来增加脂肪，准备过冬。钢刀埋好后，疤拉强让自己的弟兄躲在远处，他自己却爬上附近的一棵树上。熊瞎子一摇一晃地爬上树，然后摔下来，钢刀扎进它的腹部。疤拉强在树上看得真切，以为熊瞎子死了，就从树上跳下凑到跟前去看。想不到熊瞎子装死，猛地坐起，给了他一巴掌，一下就扇去半拉脸。疤拉强被手下弟兄抬回窝棚。为避免感染，疤拉强令弟兄用烧得通红的青冈木棍烫他的脸。那一幕，现在有些弟兄还记得。通红的青冈木棍烫在疤拉强的脸上，滋滋作响，疤拉强咬紧牙关一声不吭。

这故事在淘金客中成为佳话，广为传播。

两年半前，乔家三兄弟在河南登封犯下命案，千里迢迢逃亡到阿勒屯塔莱不久，乔里轩就跟疤拉强干过一场。

疤拉强仗着自己在山里待得久，心狠手辣，身边又有几个过命兄弟，在淘金客中私下收取保护费，每人每月向他交三克金子，不然他就变着法儿欺负人。

这天，疤拉强拦住刚进山不久的乔家三兄弟，向他们收取保护费。乔里轩胆怯地从贴身的衣兜颤巍巍地掏出一只小布囊。乔里轩一把夺过：“这是哪家的规定？要让这家伙来敲诈我们！”

疤拉强把脸转向乔里轩：“告诉你小子，这是强爷我自己定下的规矩，你三兄弟一克金子也不能少！”疤拉强姓强，淘金客们叫惯了他的诨名，早已忘了他的本名。

乔里轩淡淡地笑一下：“我要是不交呢？”

疤拉强说：“不交也行，那你得从我的裤裆底下钻过去。”

乔里轩仍然笑着说：“我要是不钻呢？”

疤拉强哈哈大笑道：“那我就把你打翻在地，从你身上跨过去！”

说话间，他就拉开了架势，冲着乔里轩迎面就是一拳，乔里轩往后一闪，唰地伸出一只手，紧紧地攥住疤拉强的拳头，只那么一捏，疤拉强竟号叫起来，疼得弯下腰，连半边脸上平时赤红的疤拉都变得灰白。

乔里轩微微笑了笑：“疤拉强，你信不信，我一不用钢，二不用铁，用我的手就能把你浑身上下的骨头捏得稀碎？我还告诉你，我早就对你欺诈人的那套把戏看不过眼了！你给我好生听着，今后你再敢向淘金客们收啥保护费，我知道一次就打你一次，知道两次就打你两次！”

疤拉强算是领教了乔里轩的非凡手段，嘴上支吾，心里并不服气，琢磨着如何才能报复这个从河南来的娃，捡回自己在众人面前丢失的颜面。但一个月后发生在金峒里的一件事，让这个狠毒的硬汉真正心悦诚服。

阿尔泰地处中国的最西北角，冬季天冷雪大，阿勒屯塔莱属于季节性开采。秋天刚过，冰雪就覆盖了整个阿勒屯塔莱，乌伦古河里的河水渐渐渐流，河两侧柔软的泥沙结冻后变得坚不可摧。淘金客们的劳作只好从河滩



转向山洞。在那刀削斧劈般的岩壁里,夹杂着稀罕的、像纸一样薄的黄金层,淘金客们要在坚硬无比的岩石里掏上数不清的深洞才可能找到这种黄金层。淘金客们管夹杂着黄金层的山洞叫“金峒”。这天,乔里轩和几十名淘金客正在金峒里开掘。突然,适才晴空万里的天空电闪雷鸣,震雷炸得整个阿勒屯塔莱都在颤动,金峒里扑簌簌地往下掉石块,有经验的淘金客感觉不妙,大喊:“快撤!要塌方了,大家赶快往外撤!”说时迟,那时快,拳头大的石头从洞顶往下掉,几十名淘金客争先恐后地往外跑。洞口开始掉大石块了,已经跑出洞外的乔里轩捡起一块三四米长的寸板,转身返回金峒,用双臂支撑着寸板死死抵住松动的洞顶,剩余的十几名淘金客才捡回一条命。这中间就有疤拉强。这是两年前的事了,疤拉强总也忘不掉乔里轩双臂支撑洞顶,憋得脖子青筋暴起、满脸通红的样子。从那时起,他再也不在淘金客中收取什么保护费了。

“你们在那里瞎扯个啥呀?还不快听乔哥说。”在乔家三兄弟中,疤拉强只管乔里轩叫乔哥,尽管他比乔里轩大得多;至于乔里轩的大哥和二哥,他则直呼其姓名,“乔哥,你就知道邬生龙那小子不敢开枪?还是你从来就不怕死?”

“谁不怕死?”乔里轩自己先笑起来,“我二哥刚才说得对,不就是让一个快死的人喝口水吗?他邬生龙再浑,也不至于开枪吧?他不过是拉开枪栓吓唬人罢了!再说,成百上千的兄弟在我身旁支持我,那呐喊声啊,震天动地!众怒难犯,这点儿道理他邬生龙不懂?”

在座的淘金客们连连点头。

老实巴交的乔里堂小声说:“再咋说,我还是捏了一把汗……”

“看把你胆小的,我说你咋跟你兄弟不像一个娘生的?”疤拉强说完哈哈大笑,淘金客们跟着一起笑。

乔里轩却没有笑,若有所思地说:“众人齐心力量大,今天真让我看到了这种力量,以后遇上不平事,要是都这样就好了。”

乔里知说:“三弟,那你说说,有没有办法让淘金客们能齐心协力?”

疤拉强说:“那咋可能啊?一百个人就会有一百条心,咋可能让众人一

条心？”

乔里知挠挠后脑勺说：“这确实是一件不容易做到的事。”

“有句老话说得好：二人同心，其利断金，众人团结起来才有力量。但要真正团结，首先得有一个组织，没有组织就是散沙一片。”一直沉默不语的宋振良突然开口说话，他的声音不高，却很有力量，“今天早晨发生的事，事出偶然，郭生龙是惹下众怒了，所以大家很齐心，可是以后遇上什么不公平的事，会不会像今天这样，我看很难说。”

窝棚里的淘金客们都扭脸瞅这个陌生人。

“众人拾柴火焰高。这是谁都懂得的浅显道理，关键是得把柴火架在一起，只有这样火焰才能升高。这个架柴火的过程，就是组织起来。只有组织起来才能团结大家，也才能形成力量！”

乔里轩的心里蓦地一亮，连忙扭脸去仔细看宋振良，悄声问身边人：“他叫啥？”

在座的淘金客们中有认识宋振良的，在乔里轩的耳边轻声说：“他是去年底才进山的，是个柴油商人，叫宋振良。”

乔里轩再次端详宋振良。这个人脸庞黝黑、瘦削，一双眼睛炯炯有神。他刚才说的话虽然简单易懂，却非常新鲜，仔细琢磨，里面包含着深刻道理。乔里轩觉得这是一个有学问、有见识的人，以后找机会多跟他学学。



第二章

阿勒屯塔莱只有一个戴眼镜的人，这个人就是刘铭心。他现任阿山金课局总督察，淘金客们背地里叫他刘眼镜。刘铭心是个瘦高个儿，鼻梁上的眼镜片儿很厚，一圈套一圈，像酒瓶底。他面色冷峻，灰黄色的脸庞总是阴沉着，与头年在若羌金矿局当副局长时相比，增添了几分沧桑。

去年10月底大雪封山前刘铭心才进的山，进山前他在迪化闹市区大十字开了一家亨得利钟表店。中秋节刚过没几天，新疆省督办公署警务处处长李英奇来到他的钟表店。他的这个店开张才半月，生意冷清。店门被推开了，刘铭心很高兴，便上前去迎客。

“欢迎光临……”话未落音，看清来人是昔日长官李英奇，“啊，李处长大驾光临，您是来修表？叫人送来就行……”

“修你×的表！”面对老部下，李英奇粗口中带着亲切，“邬生龙来过你这里啦？”

“他是昨天来的。”刘铭心小心翼翼地回答。

“他的话没说明白？”

“说明白了，说明白了。”天气虽然凉快，但刘铭心的额头上却开始冒汗。

他殷勤地请老上司就座。李英奇说：“坐个屁！我忙得脚打后脑勺，还得亲自往你这里跑一趟。刘铭心，我就带来盛督办的一句话：‘刘铭心要是不去阿勒泰，就回六道湾继续蹲他的监狱。’”

冷汗浸透了刘铭心的内衣。头年春上，在李英奇的力荐下，刘铭心出任新疆若羌金矿局副局长，结果，这年秋天，从阿尔金山往迪化运送黄金时，黄金被抢。刘铭心虽不负主要责任，但也因犯重大渎职罪被关在六道湾监狱，正是李英奇八方托人，最后说服盛督办，让他去阿尔泰出任阿山金课局总督